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五一回 訪刺客誤入福承寺 飛雲僧行刺報前仇

話說紀逢春由東房出來，見上房躡出一人，手拿一個人頭。他說：「呦！了不得了！刺客把大人殺了。」劉芳與石鑄尚未睡著，躡到院中，蘇永祿也醒了。石鑄問紀逢春，他用手一指說：「你瞧，上房門開了，有一人手提人頭，躡上房去，往東北跑了。」石鑄躡身上房，見影影綽綽有一人在前；低頭在房上一瞧，見有鮮血滴下。石鑄順黑影追去，一聲喊嚷，說：「刺客休走！你好大膽量，竟敢刺殺彭大人，任憑你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把你拿住。」後面劉芳也追趕下來，直追至正東的一片樹林，聽那邊有狗直吠，及至身臨切近，再找賊人已蹤跡不見。劉芳說：「石賢弟，可曾看見賊人往哪邊去了？」石鑄說：「我追到此處，就看不見了，咱們回去吧！」

眾人由原路回到公館，只見上房隔扇已開，燈光明亮，彭公在椅上坐著，彭興等兩旁伺候。石鑄等這才放心，過來給大人請安，說：「大人受驚了。」原來大人正在睡夢裡，忽聽外面一嚷，起來急叫彭興。彭興過來點燈，在各處將燈一照，說：「大人，了不得了！蘇大老爺被人殺了。」大人站在東裡間門口一瞧，見人躺在牀上，人頭已沒，血流滿地。石鑄等回來，大人說：「昨天我把蘇永福叫進來，我喜他老成練達，叫他給

我看東西，不想被賊人所刺。」蘇永祿放聲大哭，說：「我哥哥一世忠厚，不象我機靈，怎麼會遭這樣報應。」大家勸他說：「蘇二哥不必哭了，凡人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大家想個主意，替蘇大哥報仇。」大人說：「我明天不走了，這賊人膽子甚大，必是戴魁章餘黨來刺殺本部院，誤傷蘇永福，明天誰出去訪訪這案。」紀逢春過來說：「大人不必著急，明天我去訪刺客，准可以把他拿來。」大人說：「你一個粗魯人，焉能辦這事，不必要你前去。」隨喚武杰說：「你明天吃完早飯，帶著李環、李佩，換了便服出去明察暗訪，訪查明白，回來稟我知道。」武杰答應。大人說：「你等下去歇息。」天尚未亮，大家恐賊人去而復來，各人留神，這叫賊走關門。

大人回到西裡間睡了一覺，天光大亮，本地知縣龔大老爺已把車輛馬匹預備好了，來請大人起馬。大人說：「昨日我這公館鬧刺客，你可知道麼？」龔文煜說：「卑職不知。」大人說：「今天本部院不走了，等把刺客拿獲再走。」正說之際，只聽得外邊有人喊冤！大人說：「把喊冤之人帶來。」不多時，只見石鑄帶進一人，年紀約在三十以外，面皮微紫，粗眉大眼，身高七尺，身穿藍布褲褂，手中拿著一個包裹，來至上房。劉芳一看，說：「這人二目神光滿足，莫非是刺客來至這裡，以喊冤為名，要看看大人是死是活。」眾辦差官手拿兵刃，見那人跪在地下說：「小人姓駱名文蓮，在靈寶縣東門外住，家中人就是我生身的父母和結髮妻子。我在本營技藝隊上當差。只因昨晚三鼓以後，我母親有一宗病症，非吃我妻子之乳不好。

我妻子跟我母親在東屋，小人在西屋睡。聽外面有人叫娘子開門，小人知道我妻子素來安分，並無外心，出去把門一開，這賊人拿著包袱照我面門打來，打了我一個筋斗。賊人是兩個，把我妻子背了就走。我母親七十多歲的人，牙齒多落完，非吃

我妻子之乳不能飽。」說著，把包袱遞上來，打開一瞧，還有一張油紙，再把油紙打開，原來卻是蘇永福的人頭。大人說：「你不必慮！本營聽差人，你們可認得他是本營的人。」聽差人上來回稟說：「不錯，他是本營技藝教習，他會把式。」大人問明白了，叫駱文蓮下去。用完早飯，叫小蠟子武杰和李氏兄弟改扮行裝，包裹單刀，暗帶鏢囊，出外查訪。

三個人出了公館，順著道路走出西門，打算到各村莊和庵觀寺院訪查。剛走了不遠，只見男男女女手捧香燭，彷彿要去燒香的樣子。武杰過來問一位老者說：「請問今天是去哪個廟燒香還願？」那人說：「離這裡六里之遙，有一座福承寺，寺中有一位肉胎和尚，名叫法緣，他是一位肉胎活佛，在寺施醫，故此我們都上那廟裡燒香還願。」武杰一想：「世界上哪有肉胎活佛，這明明是妖言惑眾，我到那裡看看再作道理。」帶著李氏兄弟往前又走了約有四五里之遙，方才走到跟前，只見人山人海，這座廟宇並不靠著村莊，門口有兩根旗桿，山門關閉，只走東角門。武杰來至山門，就要朝裡走。門口小和尚把武杰攔住說：「要進裡面看病，必須掛號，每天只看一百個人。如不掛號，不准進去。」武杰說：「吾也不燒香，吾也不還願，吾也不看病，吾是到這裡遊玩的。」攔門的小和尚把武杰一看，穿的衣服甚是鮮明，品貌不俗，想必是一位世家子弟，便說：「老爺你貴姓？跟我進來，我帶你各處看看。」武杰說：「我姓乾。」小和尚說：「原來是乾爺，你是誰的乾爺？」武杰說：「吾沒有讓你叫我乾爺。」

小和尚前頭帶路，一直往裡走，過了大殿，來到西跨院一瞧，是北房三間，東西各有配房。武杰來至上房一瞧，屋中靠北牆有一張八仙桌，兩邊有太師椅，牆上掛一軸條幅，上面畫的山水人物，旁邊有一副對聯，上聯寫：「名教中有樂地」；下

聯是：「風月外無多談」。武杰看罷，沉吟半天，坐在東邊椅上問小和尚的法名叫什麼？小和尚說：「我叫蘭月，我給施主倒茶去。」轉身就出去了。武杰掀起簾櫳一看，屋中圍屏牀帳俱全，靠北牆有一張小琴桌，放著一卷經，一個鐘架子，上頭掛著風磨銅的鐘。武杰拿起銅錘，將鐘打了一下，只聽牆裡頭咯吱咯吱連聲響，當中往上一卷，露出一個門來，聽得裡面說話是江南的口音，有腳步之聲。他往門旁一閃，從裡面出來五個婦人，都是花枝招展的，有二十來歲，走出了夾壁牆來。牆門一關，字畫又放下了。小和尚進來一看，武杰正在那裡發愣，小和尚說：「不叫你進來，你偏要往裡間屋去，無故你又打鐘，若是我師父知道，定要打我。」武杰說：「你們這個廟裡私造夾壁牆，容著婦人美女。」

小和尚轉身要走，被武杰踢倒，按在當中，叫李環、李佩找繩子把他捆上。李環正在捆人，東閣門又來了一個小和尚，看見捆他師弟，撥頭就跑。武杰拉刀追擊，剛跑到大雄寶殿，見和尚正在替人看病，一群男女都在那裡焚香。武杰追小和尚來到大殿以下，又躡出一個和尚來，手拿一口單刀，把他的去路擋住，吩咐手下僧人鳴鑼聚眾，把山門關好，不准放這男子逃走。只聽鐘聲一響，眾僧各拿兵刃，來在大殿前把武杰圍在當中。武杰一看，連叫李環、李佩各拉兵刃動手，捉拿賊人。

李環、李佩由西院出來，拉手中樸刀，跳在當中，與這一伙僧人動起手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